

《通鉴》记莫折天生二次下陇事考辨

陈 仲 安

《通鉴》卷151《梁纪》大通元年(即北魏明帝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正月记事云:

萧宝夤出兵累年,将士疲弊,秦贼击之,宝夤大败于泾州,收散兵万余人,屯逍遥园。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汧城降贼。莫折念生进逼岐州,城人执刺史魏兰根应之。幽州刺史毕祖晖战没,行台辛琛弃城走。北海王颢军亦败。贼帅胡引祖据北华州叱干麒麟据幽州以应天生,关中大扰。雍州刺史杨椿募兵得七千余人,帅以拒守。诏加椿侍中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关西诸将。北地功曹毛鸿宾引贼抄掠渭北,雍州录事参军杨侃将兵三千掩击之,鸿宾惧,请讨贼自效,遂擒送宿勤乌过仁。乌过仁者,明达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胜寇雍州,萧宝夤部将羊侃隐身塹中射之,应弦而毙,其众遂溃。……二月,秦贼据潼关,……三月甲子,魏主诏将西讨,中外戒严,会秦贼西走,复得潼关。

《通鉴》这段记事本之《魏书》卷9《肃宗纪》、卷58《杨播附子侃及弟椿传》、卷59《萧宝夤传》及《梁书》卷39《羊侃传》,而有所更改,与《魏书·肃宗纪》记事颇有不同。《肃宗纪》云:

(孝昌三年正月),萧宝夤、元恒芝大败于泾州,大陇都督南平王仲冏、小陇都督高聿并相寻退散。

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汧城降贼。高平虏贼逼岐州,城人执刺史魏兰根,以城应之,幽州刺史毕祖晖、行台羊琛并奔退,祖晖于阵没。北海王颢寻亦败走。贼帅胡引祖据北华州以应之。贼帅叱干麒麟入据幽州。……二月……虏贼据潼关。……三月甲子,诏将西讨,中外戒严,虏贼走,复潼关。

对比《通鉴》和《魏书》这两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凡《魏书》作“高平虏贼”或“虏贼”的地方,《通鉴》都改作“秦贼”,或作“莫折念生”。可见《通鉴》认为此次萧宝夤等之败于泾州,是为秦州义军所败,岐州是为秦州义军所得,胡引祖、叱干麒麟等是响应秦州义军的统帅莫折天生。这支义军的兵力不但进逼雍州,而且绕过长安,袭据潼关。这就是说,《通鉴》认为,由莫折天生统率的秦州义军除了曾于正光五年(524)七月至孝昌元年(525)正月第一次下陇东征之外,还有孝昌三年正月至三月的第二次下陇,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胜利。看来,《通鉴》对于《魏书》的更改,不是无意的,但是这种更改是有问题的。

我们知道,在北魏末年,关陇地区的反魏起义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以莫折念生为首的秦州、南秦州城民,其基本群众是氐、羌、屠各等族人民,按当时习惯,氐、羌、屠各等族是不称为虏的。另一个系统是先由胡琛后由万俟丑奴领导的高平镇军人,其主要力量是敕勒、鲜卑等族人民。这些原居塞北的民族则常以“虏”见称。《魏书》作“高平虏贼”,显然是指以万俟丑奴为领导的高平义军,而非指以莫折念生为领导的秦州城民。当正光五年至孝昌元年正月间,两支义军中以莫折念生的一支发展最为迅速,对北魏的威胁也最大。他们北取高平,西向河州、凉州,南攻仇池,尤其是由莫折念生之兄(一作弟)天生率领的东征大军,首败魏将元志于陇东,继下岐州,俘元志,更进逼雍州,屯营黑水。北魏政府惊惶失措,先遣元脩义,继委萧宝夤、崔延伯,又任命元继为太师、大将军进驻雍州,都是为了对付这支义军^①。但自孝昌元年正月癸亥莫折天生败于黑水之后,这支义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挫折。北面的高平镇已于上年十一月转属高平义军胡琛,西向河州的发展受到吐谷浑的阻碍,南向仇池受到魏东益州刺史魏子建的遏制,东向义军退回陇西后,虽然守住了陇口,却无力再度出击。尤其是内部分裂,出现了以吕伯度为首的叛徒,他先引胡琛的军队进攻莫折念生,后又背胡琛而

勾引魏军进攻念生。念生在此种情况下，不得已而向萧宝夤诈降。萧宝夤派行台左丞崔士和入据秦州^②。这时秦州义军可说已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其后，念生囚执崔士和送与胡琛杀之，这样，秦州、高平两支义军才由初期的互相敌视转而结成同盟，稳定了局势。但总的看来，秦州义军的力量已严重地被削弱了，而且内部的分裂还在继续酝酿^③，因此，它在孝昌三年正月再次派出大军下陇东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而以高平镇为根据地的胡琛、万俟丑奴部虽在初期发展不及秦州义军迅速，然在孝昌元年四月大败萧宝夤、崔延伯于泾州以后，势力有很大发展。魏军在关中的主力也转而针对这支义军。当时泾水上游地区基本上是在这支义军控制之下。北魏委派的泾州刺史吕伯度被万俟丑奴所杀。在泾州东北的豳、夏、北华等州也有由胡琛派出的将领宿勤明达、叱干麒麟等部在活动。那么孝昌三年这次泾州大捷，显然是由万俟丑奴部取得而非由莫折念生部取得。固然，当时两支义军已结成同盟，有联合出击的可能性，然而主力应是高平义军而非秦州义军。《北齐书》卷23《魏兰根传》也说岐州城民是因“高平虏贼”的进逼才囚执刺史魏兰根投降，与《魏书·肃宗纪》所记完全相同，可以为证。至于豳州刺史毕祖晖、北海王元颢及行台（左丞）羊深原本是北魏政府派去对付高平义军系统宿勤明达等部的地方官及将领^④。他们的溃退，显然也是因为萧宝夤等为高平义军所败而非畏惧秦州义军的东进。《魏书》卷41《源子雍传》云：

及萧宝夤等为贼所败，贼帅宿勤明达遣息阿非率众邀路，华州、白水被围逼，关右骚扰，咫尺不通。

时子雍新平黑城，遂率士马并夏州募义之民，携家席卷，鼓行南出。……子雍出自西夏，渐至于东，转战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其委问。

源子雍是北魏的夏州刺史，自破六韩拔陵起义后，就在当地顽抗，这次也不得不撤退。自元颢、毕祖晖、羊深、源子雍等溃败奔退后，今陕西北部地区已大部分为高平义军所控制。这时，义军派出一支部队，自陕北袭据潼关是十分可能的，所以《魏书》“虏贼据潼关”的记载是可信的。相反，《通鉴》改“虏贼”为“秦贼”，指据潼关者为莫折天生所部，则是违反当时形势的。据《魏书》卷58《杨播附弟杨椿传》，萧宝夤军退至长安，留于逍遥园内，收集将士得万余人，“三辅人心，颇得安帖”。杨椿又召募得七千人，用以防御。长安成为义军自岐州东进的障碍，远在西方的秦州义军焉能绕过此地而占据潼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通鉴》在《魏书》本纪之外，还加上了一段关于莫折天生进逼雍州，为萧宝夤部将羊侃射死的记事。这是据《梁书》卷39《羊侃传》所增。《羊侃传》云：

时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据州反，称帝，仍遣其弟天生率众攻陷岐州，遂寇雍州，侃为偏将，隶萧宝夤往讨之，潜身巡堑，伺射天生，应弦即倒，其众遂溃。

据传文所言，明明是念生初据秦州后，派天生第一次下陇时事。《通鉴》乃移孝昌元年事于孝昌三年，并改变《魏书》本纪原文“高平虏贼”为“秦贼”，于是构成莫折天生二次下陇的子虚乌有事件，实在是很大的疏失。

1980年11月20日

注释：

① 以上并见《魏书》卷9《肃宗纪》。

② 见《魏书》卷59《萧宝夤传》、卷66《崔亮附子士和传》。

③ 到孝昌三年九月便出现了叛徒杜粲杀死莫折念生全家的事。见《魏书》卷9《肃宗纪》。

④ 《魏书》卷61《毕众敬附祖晖传》：“后值萧宝夤退败，祖晖乃拔城东趋华州。”后于永安（528—530）中，始因亲入豳州城，为宿勤明达击毙，并非死于孝昌三年（527）。《魏书·肃宗纪》及《通鉴》并误。又《魏书》卷77《羊深传》：“正光末，高平贼宿勤明达寇豳夏诸州，北海王颢为都督讨之，以深为行台左丞、军司，仍领郎中。颢败，还京。”《通鉴》作“辛深”，误。